

# 大江作证

■ 胡晓延

春天的江水，从冬日的枯瘦中，一天天变得丰盈起来，江面上穿梭往来的船只，满载货物，如离弦之箭，划开黄金水道的浪涛，驶向开放繁荣的商贸彼岸。

长江沿岸，怒放的油菜花，青绿的麦苗，金碧掩映，灼人眼目，将古老而年轻的母亲河装扮成了美丽的“俏娇娘”。汽车沿堤下道路逶迤而上，穿行于花海之间，极目远眺，那耸入云天的几座跨江电网塔架，巍然挺立，引领我走进长江北岸聚居人口最多、少数民族风格凸显的回民村落。

许是江面最为狭窄的缘故，八百里皖江的雷水之畔，素有“万里长江此封喉”之说。不舍昼夜的滚滚长江，带走的是战争的硝烟，留给后人的是对“渡江战役回民突击队”那一幕幕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冲锋向前的追记与缅怀。

72年前，新中国诞生在即。时间定格在1949年4月21日17时，那是一个感动天地的雨后黄昏，于内湖操练多日的刘邓大军，在头戴白色圆帽的回民船工协力下，秘密地将隐蔽于沟塘和芦苇荡中的大小木船，划向长江北岸的沟口起渡点集结，等候渡江战役前指的一声令下，“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就在渡江作战的前夜，一群平日里以捕鱼为生、熟稔水性的回民兄弟，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收缴了船只，抓到对岸开挖战壕，修筑工事，吃尽了苦头。死里逃生后终于回到久别的亲人身边后，受到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感召。

春雨，淅淅沥沥；江淮，绿草如茵。88岁高龄的董玉发老人，仍身体健朗，作为渡江战役中唯一仍健在的回民船工，面对滚滚东流的长江，心中感慨万千。那年，他还是个不满16

岁的少年，怀着一腔热血，与127名回族兄弟一道，报名护送大军过江。因水性好、兄弟多，符合“打头阵”的条件，他被编入渡江战役突击队中的“敢死队”。少年挺直了腰板，大义凛然地站到了队伍里。

越是狭窄处，江水更湍急。南岸的东至吉祥山岭，悬崖陡峭，敌人居高临下重兵把守，占尽先机……董玉发和回民船工，岂能不懂生还渺茫之理？但终日劳作仍填不饱肚子，还被苛捐杂税重压，穷人的日子哪天才是个头？还不如拼他个日月换新天。少年的义举，完美地诠释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真谛。

董玉发与已过知命之年的老船工丁宪友，会同8名回民同胞，作为10条木船的舵手，载着40名划桨的解放军战士和10名船头上的机枪手，抖擞精神，冒着呼啸而来的炮火，最先发起冲锋。船至江心，两只“敢死队”木船均不幸中弹沉没，回民船工和解放军战士们壮烈牺牲，他与丁宪友英勇负伤。当董玉发渡渡滩成功折返时，发现清澈的江水已被英烈们的鲜血染红。

渡江战役胜利后，三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粟裕等将领，分别为回民船工签发了“渡江船工光荣证”，对他们协助大军渡江作战表示感谢。二野五兵团授予他们“回民突击队伊斯兰的英雄”光荣称号。

从此，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董玉发老人的脑海中定格成为不灭的记忆。差点被弹片炸掉下巴的董老，谈起伟大的渡江战役，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他一遍遍地踏上这片热土接受党史军史教育的华夏儿女，深情地讲述渡江战役亲身经历。

长江奔流不息，往事并不如烟。前来瞻仰的群众，络绎不绝。渡江战役与红色基因，如影随行，已深深地

植入了炎黄子孙的血脉。

1978年，当地政府在渡江战役中解放军官兵昼夜奋战开挖出的行船豁口处，修建起了沟口电站，解除了圩区人民饱受的水患之苦。在全国电力资源极度紧缺，通电条件不够成熟的情况下，又从沟口电站架设起一条400伏照明线路，让回民同胞率先告别了祖祖辈辈点油灯的历史。这一切，渡江船工董玉发样样记得真切。

时光飞逝，渡江战役转瞬38年过去，同一个地点，同一段江面，新中国建设史上又一次的“渡江战役”如期打响。一架“空中大力神”直升机，牵引缆绳，飞越长江天险，首开我国直升机放线先河。

那是1987年5月11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东方破晓，长江南北两岸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观战”的人群，透过晨曦的万道彩霞，举目环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宏伟壮观的图景。北岸181米和南岸156米的高塔，隔江对峙，直指苍穹。不算宽阔的江面，江水奔腾，百舸争流。北岸的江堤上，成千上万的群众，争相目睹“空中大力神”的精彩演绎……

9点15分，江面封航，南来北往的船只，听从号令，靠岸停泊；两艘执行任务的快艇，游弋江面。10点整，直升机空中悬停，地面人员迅速完成牵引钢缆绳连接，直升机稍做停顿，便低速飞向南岸作牵引飞行。不一会儿，直升机飞至长江南岸高塔横担上方，将钢缆绳缓缓放入滑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宣告着我国第一次直升机过江放线首战告捷。

机身下，那红色的警示灯不停地闪烁，像是在提醒人们，这次“渡江战役”非同寻常。

开放的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阔胸襟，欢迎四海宾朋。长三角更是中华巨龙腾飞的引擎，守护葛洲坝送

往上海的输电大动脉一路畅流，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从回民村参军入伍，已转业到城里的老党员姚克服，被派驻到家乡这片熟悉而亲切的红色热土上。一条小船，一架望远镜，一只电工包，是老姚的随身巡线标配。风里雨里，急流暗礁，老姚一回回涉险过关，从不退缩。18年不变的坚守，青丝染成了华发，直至因病去世。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09年，还是在同一个地点，同一段江面，又一条特高压线路，在初春的隆隆机声中破土。这条有着“向上”好听名字的线路，从千里迢迢的四川向家坝奔向上海的高电压等级线路，沿途穿越川、渝、湘、鄂、皖8省(市)境内的山川河流和高山大岭，为“西电东送”首开能源通道。滚滚大江，又一次见证了电力工业的飞速发展。

时隔两年，第三条锦屏到苏州的特高压线路，在紧锣密鼓中投运。又一条“西电东送”能源通道，在同一段江面飞越长江。回民兄弟再次慷慨地让出赖以耕作的土地，默默支援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

伟大的渡江战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电力工业建设的伟大创举，保障了国家的能源供给，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富起来”；条条银线纵横驰骋，千里飞越，又为“强起来”的中国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源泉。

大江作证，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正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着一个人间奇迹。



## 文学脱口秀：“冒犯”之后有反思

■ 刘振

脱口秀作为新兴的喜剧形式，这两年极为火爆，明星、运动员、知识分子纷纷登上脱口秀舞台。当然，脱口秀舞台不限于几档成熟的网络综艺，文化融合理念下，专属于“文化人”的脱口秀粉墨登场，“笑果”不凡且引人思考。

前不久，上海作家书店策划一场“文学脱口秀”大赛，作家、评论家、编辑齐上阵，取材于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经典梗”让观众会心一笑。随后，一众影视编剧、影评人、演员齐聚北京鼓楼西剧场，就“喜剧的忧伤”各抒己见，其中影评人毛尖的犀利吐槽在朋友圈刷屏。相比从前一些文艺活动之正襟危坐、庄严肃穆，形式活泼、幽默诙谐的“文学脱口秀”令人耳目一新。

有人说，“文学脱口秀”是跨界融合的“新物种”，以前谁能想到“高冷”的文学会以如此新潮的形式“破圈”？但转念一想，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基础，它不仅是诗歌、小说，也可以是剧本、歌词、文案，所谓“文学式微”指的是影像时代传统阅读的衰落，但实际上文学的基础性作用和“文学性”的核心价值并没有变，只是与时俱进，载体更加丰富。“文学脱口秀”恰恰适应了当前表达趣味化、传播影像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形式的创新拓宽了文学的表达路径。

跨界融合、形式创新固然令人可喜，但如果“文学脱口秀”只是形式的创新，或仅仅追求短暂的“笑果”，恐怕难以起到刷屏效果。实际上，两场脱口秀之所以广为传播，关键在于它以“冒犯”话语戳中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一些痛点，以戏谑口吻表达出以往文艺评论难以表达的内容。影评人毛尖犀利拆穿国产影视剧中的烂俗桥段，青年评论家李壮“斗胆”吐槽余华新作《文城》，编剧汪海林讽刺当下

流量至上、“小鲜肉”当道、水军肆意妄为等现象是“文化核废料”。这些“冒犯”的话语未必全然准确，但透着真诚与勇气，说者直抒胸臆，听者痛快淋漓。

这正是“文学脱口秀”令人深思之处。它借助脱口秀的“冒犯”特质，以亦庄亦谐的方式讲出了一些真话，填补了过去文艺评论的某些不到之处，也抛开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圈子潜规则。不客气地说，长久以来，文艺评论好话太多、真话太少，赞美太多、批评太少，有些评论家拘囿在圈子里自说自话、互相吹捧，结果不但刺不了“烂苹果”，自己也成了腐烂的一部分。“文学脱口秀”则以新生的力量打破了所谓的情面与规则，以更具批判性的立场直面文学影视界的痼疾，成功“破圈”也就不难理解。

当然，不能指望“文学脱口秀”承担文艺评论的功能，因为任何传播形式都有其优劣势与不足，脱口秀是一种追求短时快感的节目形态，不可能真正兼具文艺评论的深度与广度。但批评界应从“文学脱口秀”的火爆中有所反思，如何以真知灼见为文艺评论带来清新之风，如何汲取流行文化元素，增强文艺批评语言的亲和力与感染力，如何锻炼培育一支紧跟时代发展、年轻有活力的文学评论队伍。倘能达到如此效果，则“文学脱口秀”的“破圈”一是破了固有的圈子，形成新的圈子；二是破了圈子里的痼疾，形成新的风气，功莫大焉！



## 非有老笔 清壮可穷

——从《徽州八记》到《江淮八记》的人文同构

■ 南埭

斯雄先生的两本大札《徽州八记》和《江淮八记》，无处不透彻着对安徽清晰的见解，凝聚着文化的力量，澎湃着发展的能量，迸发着崛起的精神，从而深刻地表达了作者那无处不在的对安徽的挚爱和触手可及的对安徽的深情。这两部大札的每一篇的全网阅读点击量动辄过千万，总点击量轻松过亿。文学作品阅读得到社会如此响应的状况，恐怕是不多见的。揣摩原因，多在于两部大札清晰见解蕴含的文化审美。

### 凝聚着文化的力量—— 叙史文化性与情怀民族性同构

文化是冷静历史盆景，一旦融入了民族性情怀，则文化盆景立即栩栩如生。《中都城记》《花戏楼记》《凌家滩记》都是这样的作品。

汗流浃背，荒垣四野，记得斯雄先生和我一起拜谒中都城的时候，移步之地，无不感慨历史文化的时空穿梭。每每从北京长安街经过，看着朱墙红瓦的紫禁城，不禁联想到那远在凤阳的落寞中都城。

《中都城记》的情怀在哪里？在中华民族勤奋、智慧的薪火相传之中，也在凤阳经济社会的殷实发展之中。正如斯雄先生在文中描绘的那样：“谁能想到，600多年后，中都城终于赶上好时机，迈进新时代，以蒸蒸日上、崭新风貌诠释出凤阳原有的寓意：完美、吉祥、前途光明。”

文化是火热的历史熔炉，一旦融入民族性情怀，文化就会演进出强烈的道路自信。《淠史杭治水记》《安大简记》都是这类作品。

一部中华史，就是一部与水关系史。从大禹治水到李冰父子治水以至当代治水，都在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善水治，治天下。淠史杭治水，是当代治水的一个奇迹，是新中国开启工程水利惠及民生的一件伟大工程。

淠史杭巍峨兴起于江淮之野，创造了人间治水史诗性工程。工程从1958年8月动工，到1972年骨干工程基本完成，历时14年，完成了近6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圈成一米高宽的长堤，可绕地球十圈以上。

史诗性在于新中国治水，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这就是《淠史杭治水记》精心浇注的民族性情怀。

### 澎湃着发展的能量—— 叙事当代性与思想引导性同构

在阐述个别事物与宏大历史之间的转换机制时，许多作家选择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而斯雄先生钟情的是叙事当代性与思想引导性同构。

《科学岛记》《量子纠缠记》都是在叙事情节量度中，折射出思想的引导，还原了一个当代名记者敏锐的观察力。

2016年8月，中国成功发射墨子号量

子科学实验卫星，引起了世界轰动。如何描述潘建伟和他的团队呢？斯雄先生辗转反侧。

侧笔“信陵君窃符救赵”，用历史情节展示通信的巨大作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情节，成为潘建伟团队量子通信研究取得成功的另一重要。两个侧笔的运用，最终落笔在量子通信的关键问题密钥分发上，举重若轻。除量子通信外，量子应用的另一个巨大成功，是潘建伟团队构建了世界上首台光子计算原型机。斯雄先生生笔锋一转，描述这个团队日夜兼程，在陡峭山路攀登，最终笼罩在科学的光彩之中。

在时代的大熔炉中，砥砺前行，安徽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成员、长三角一体化的主力军、中部崛起的核心力量。这些，就是《量子纠缠记》的当代性背景。《量子纠缠记》的叙事当代性，深刻地解剖着量子纠缠的理性；纠缠的是创新，纠缠的是发展的能量，纠缠的是中华民族崛起之动力源泉。

叙事当代性与思想引导性同构，制度考量成为事关作品成败的重要平衡点。构树扶贫，明写构树，实写产业扶贫制度，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小处着眼，大处落笔，四两拨了千斤。《构树扶贫记》《小岗村记》，都是在制度考量中，折射了一个当代名记者深邃的洞察力。

### 迸发着崛起的精神—— 文学诗性与美学地缘性同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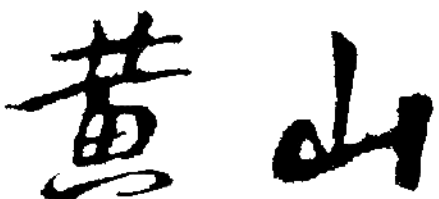
从《徽州八记》到《江淮八记》，再到即将付梓的《皖韵八记》，文学诗性与美学地缘性同构，迸发着崛起的精神，洋溢着斯雄先生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

文学诗性与美学地缘性同构，首先在于审美价值的解剖。深度阅读《桃花潭记》《杏花村记》，一个诗性的江南跃然纸上，勾勒了一个伟大的史诗象征；人文安徽，自古依然。文学诗性与美学地域性在这里巧夺天工的同构，凸显了人文安徽的审美价值。

其次，在于寓精神形态于物质形态之中。中国灿烂造纸技艺独占鳌头的宣纸工艺，其史诗性来自于地域性原料：青檀皮、稻草、猕猴桃藤汁。《宣纸记》《安茶续香记》寓精神形态于物质形态之中，产生了和谐共融，最终形成了歌德说的“和谐之美”。

再次，在于审美内心的属地依恋。“身土不二”，出自《大乘经》，意思是身体和出生的土地合二为一，即在出生长大的地方产出的东西最适合自己的体质。其引申意义是一种民族精神，即忠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国家。听着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用安庆官话朗诵《石碑记》，身土不二的感觉悠从中来，不能自己。

掩卷《徽州八记》《江淮八记》，文学诗性与美学地缘性同构，审美清晰见解游若龙吟。原来，两部大札演绎的审美内心就是诗仙李白《上阳台帖》所描述的境界：“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可穷。”



诗画田园 罗祥勇摄

## 蛙声一片说丰年

■ 秋石

在北方新生的苇丛中偶尔听到几声蛙鸣，遽然想起贾平凹的《蛙》，想起故乡那一片原生的乡土。

蛙一叫，日头一天比一天毒辣，春天也就老了。转眼又过了立夏，《逸周书·时讯解》上说：“立夏之日，蜷蛰鸣。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这里的蜷蛰鸣，当然就是蛙叫。

老家多山，高的矮的，层层叠叠。山多，自然水多，水库，塘坝，还白亮亮的水田正等着插秧，等着一年中忙碌的农事。水多，自然蛙也多，这是自然规律。

其实，未到谷雨，蛙就从泥土中醒来。那时紫云英开得火热，弯弯曲曲的梯田，一层层推进，像一片紫色的云霞。薄雾笼罩的田野，只听见

“啪”一声鞭响，父亲的犁下土了，“哗哗”的水声、斑鸠的叫声、“呱呱”的蛙鸣，在清晨的山坳中此起彼伏。

犁过的水田中，紫云英泼出一股腐熟的味。这样的时节，浮游生物、蚯蚓、水蛙、蝌蚪也都陆续出土了。天气晴好的时候，水面上这一块、那一块漂浮着乌麻麻游动的黑蝌蚪，孩子们总喜欢捞在手上玩，但这东西滑溜溜的，容易从指缝中溜走。待小蝌蚪退去尾巴，一只蛙就诞生了。老家的蛙主要是青蛙，个头不大；也有水蛙，土褐色的；还有个头较大的田鸡。癞蛤蟆也是蛙的一种，那东西背部疙疙瘩瘩的，相貌丑陋，据说人摸了它，身上会长出一疙瘩一疙瘩的肉瘤，我一直怕，总是躲得远远的。

在乡民们眼里，蛙是好东西，抓几只小青蛙喂鸡，鸭子长得肥肥胖胖的，会下蛋。一篮子青幽幽的鸭蛋，可

以换一点盐巴酱醋，还能腌成咸鸭蛋，用红壤土腌制的咸鸭蛋，酱红色，油汪汪的，香着呢。至于田鸡，个头大，抓着了，炖汤，油珠子飘在瓦罐上，香喷喷的，是一道难得的美味。不过，多数是拎到街市上卖了，一只五块钱，价钱贵着呢！

抓的、逮的多了，蛙声渐渐稀落了，包括蛇、鸟等一些有益生物的生态环境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糟蹋。后来，有了禁捕令，于是“呱呱、呱呱”的蛙声又一天天多起来。“这是好事情！”父亲说。我看见他一直皱着眉头，变得舒展了。

印象中，父亲总是凶巴巴的。他从不许我逮蛙，说蛙是好东西，专吃虫子，是庄稼的保护神。我奉父亲的话为圭臬，从不抓蛙。池塘、水田、沟渠、田野，蛙们蹦过来跳过去。在田埂

上疾步而行，冷不丁一只蛙就从跨下蹦到水田中，溅起一片水花。蛙声往往伴着季节推进，从春耕播种，到水稻拔节，再到扬花抽穗，蛙声一波高过一波，白天叫，晚上也叫；村前叫，村后也叫。“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叫得乡民们眉开眼笑，磨刀霍霍，准备开镰了。

乡民们内心的幸福感也是从蛙声中传递而来。

蛙声叫得响的时候，鹭鸟在村后的青冈林中翩翩飞翔，白鹭、灰鹭、牛背鹭、鹭鸶，密密麻麻，“呱呱、呱呱”的叫声，把一座林子弄得热闹非凡，甚至，有胆大的鹭鸟，在牛背上安然地啄食虫卵和虱子。

蛙声叫得猛的时候，也是田野最热闹的时候，蚯蚓、啄木鸟、布谷、斑鸠，一股脑的，昼夜不休，宛若大自然的天籁。

待蛙声变得稀，夏天只剩下一截尾巴，秋老虎赤膊上阵，汹涌的蝉声形成一条生命的河流。

蛙是乡村的鼓手，踩着夏天的节拍，为田野拉开丰收的序曲。